

周祖謨著

廣韻校本

中華書局印行

廣 韻 校 本

附校勘記

(全二冊)

周祖謨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毫米 1/18·66 4/9印張·83頁·367,000字

1960年10月第1版

1960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 定價：(特)10.00元

統一書號：9018.51 60.10. 滬商務版影印

序言

廣韻一書有詳注本及略注本兩種。詳注本爲宋陳彭年等原著，略注本則爲元人據宋本刪削而成者。明人所見多爲略注本，詳注本流傳甚少。至清初，張士俊乃據汲古閣毛氏所藏宋本及徐元文所藏宋本校訂重雕，廣韻原書面目始爲世人所知。其後曹寅亦曾據宋本雕板，但行款與宋本不同。曹刻印本較少，故不若張刻流傳之廣。惟張氏刻書頗好點竄，顧千里嘗疑其所刻廣韻亦有增改，但看不見徐元文所藏宋本，未敢斷言。及至清末，楊守敬於日本獲得宋本，與張氏所據宋本刊工姓名相同，取與張刻相校，頗有不同，乃知張氏確有校改。楊氏日本訪書志云：「原本謬訛不少，張氏校改撲塵之功誠不可沒。然亦有本不誤而以爲誤者，有顯然訛誤而未校

出者，有宜存而徑改者。一。是張氏所改亦不完全確當。爾後黎庶昌又以楊守敬所得宋本廣韻刻入古逸叢書中。本擬全據宋本，不加校改，但雕板之時黎氏復據張本刊正，增改之處頗多。宋本與張本不同者，從原本者十之二，從張本者十之八。原本不誤因校改而誤者亦復不少。故廣韻一書始終缺一完善之刻本。宋本面目惟有憑藉黎刻所附校札始得窺其大略。

邇來古本秘笈流傳較廣。去年得見傅氏雙鑑樓及日本金澤文庫所藏北宋監本廣韻照片，又見涵芬樓所藏景寫南宋監本。北宋監本與南宋監本刊工姓名不同，文字亦略有出入。涵芬樓所藏景寫南宋監本與黎氏校札所言宋本相同，與張氏澤存堂本亦極相近，由是始知張黎兩本所據同爲南宋監本。因以澤存堂初印本爲底本，參照各本，以復宋本之舊。其後復取四部叢刊景印南宋巾箱本、曹刻棟亭

五種本、黎刻古逸叢書覆元泰定本以及顧炎武翻刻明經廠略注本，校其異同。苟有可采，悉加擇錄。進而博考羣書，並參考今日所見唐本韻書，以正宋人重修之失。最後寫爲定本，並撰述校勘記五卷，附於校本之後，以便尋案。

考廣韻之作乃據唐本切韻纂錄而成，雖經陳彭年、丘雍等校讎刊正，其中錯亂乖謬之處尙多。就全書體制而言，則有以下數端：一曰體例不一。例如反切依例當列於本字訓釋之末，而間有列於訓釋之前者；注文所出又音稱「又某某二切」，間有作「又某切又某切」者。張本雖依例校改，亦未能盡。二曰解說有誤。韻書初製，本依音繫字，取便尋覽。每字之下，僅麤具訓釋而已。及孫愐著唐韻，乃詳姓氏，解名物，援引憑據，注文漸繁。後來作者，務求詳備，倉卒寫就，難免譌誤。廣韻因承唐本之舊，遂亦以譌傳譌。如

寄韻左字下謂觸龍爲秦人，侯韻侯字下謂侯孺複姓豎侯是也。三曰誤記書名。如虞韻毘下引通俗文誤爲風俗通，遇韻芋下引廣志誤爲廣雅是也。四曰引書割裂。如引釋名、山海經等書每每節取改易，甚至文義不全，難以理解。五曰抄撮古書全與字義無關。如號韻旄下「狗足旄毛」乃爾雅釋獸文，魚韻鑿下「鑿耳之傑」乃左思魏都賦文，皆非「旄」、「鑿」義訓，引猶不引。如此之類，自唐韻已然。校記中間亦注明，用祛疑惑。其無礙文義者，則不復一一考證，以免繁瑣。

至於書中文字譌奪音義錯亂者尤多。論形體，則有字體不正，於音義不合者；有本非一字，誤合爲一者；有本爲一字之譌體，誤分之爲二者；有此字之或體誤屬於他字之下者。論聲音，則有反切又音譌誤者；有形譌而別作一音者；有字本不誤，因纂者所據之舊

音反切文字有誤而別出一音者；有抄寫錯行，於音不合者；有字音與諧聲偏旁不合而爲纂集之誤者。論義訓，則有與古書不合者；有形音不誤，而義訓乖謬者；有承前代字書之誤，以兩字之義合併於一字之下者；有同紐之內上下文字脫奪，以致注釋相亂者。今於形體則審其音義及隸變草變正譌之例，別考字書，以正其誤。於聲音則辨別諧聲，並參考隋唐以前之反切定其然否。於義訓則根據聲音形體交相證發，並尋繹古書之訓釋，以正其疏失。凡有校改，皆標記書上。非有確證，不敢妄下雌黃。

昔讀黃丕烈藏書題識，知段玉裁有廣韻校本。近得見王國維所臨黃丕烈過錄之段校本，書中訂正廣韻之誤字極多。王氏亦嘗以宋刊巾箱本校澤存堂本，後又以切韻唐韻通勘廣韻，標出陸孫二家原有之字。趙斐雲先生復重校一過，益以故宮博物院所藏王仁昫刊謬

補缺切韻，朱墨琳琅，用力甚勤。今得綜覈各本踵事校讎者，實得前輩之啓發。但廣韻雖爲韻書，實兼字書之用，乃唐以前文字訓詁之總匯，欲一一校訂無誤，亦非易事。惟期引證翔實，便於應用而已。於所不知，則闕而不論。校勘時復承斐雲先生懇切指示，並惠借資料，受益實多。今略陳旨趣，惟覽者詳焉。

一九三七年三月周祖謨序。

一九五八年重訂。

校例

一、本書以張士俊澤存堂本廣韻爲底本，據傅氏雙鑑樓及日本金澤文庫所藏北宋刻本、涵芬樓所藏景宋寫本、涵芬樓覆印宋刊巾箱本、黎刻古逸叢書本、曹刻棟亭五種本、讎校異同，以訂正張刻之誤。

二、廣韻舊有略注本，多刻於元明兩代，其中文字亦足與詳本互證。今參校黎刻古逸叢書中元泰定本及顧炎武翻刻明經廠本，凡有可取，皆列入校勘記。

三、廣韻據唐本韻書修輯而成，審核不精，頗有譌誤。今取殘存之唐人韻書考案訂正之。本書參考之唐人韻書殘本凡二十種。國內保存者，有清末蔣斧舊藏之唐韻殘卷（簡稱唐韻），故宮博

物院所藏之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簡稱故宮王韻）及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明項子京所藏唐韻序（簡稱卞錄唐韻序）三種。國外收藏者，有英國倫敦博物院所藏得自敦煌之切韻殘卷三種（簡稱切一，切二，切三）。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得自敦煌之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簡稱敦煌王韻），五代刻本韻書殘葉，刻本韻書五五三一（五五三一為法人伯希和之標號，以下並同），切韻殘葉二〇一七，唐切韻殘葉二〇一六，唐韻殘葉二〇一八，唐本韻書殘葉二〇一九，劉復敦煌掇瑣所錄韻書序甲本（簡稱掇瑣甲本），韻書序乙本（簡稱掇瑣乙本）九種。德國人所藏得自吐魯番之唐人韻書殘片兩種（簡稱韻書殘片一，韻書殘片二），刻本切韻一種，刻本韻書殘葉一種。日本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圖譜所收得自吐峪溝之唐寫本韻書斷片一種。

四、校勘記依據張氏澤存堂原刻本而作，每葉有校語者皆分別標明數字，讀者可就原書葉次依數字檢查校勘記。

五、黃丕烈所臨段玉裁校本廣韻，改正譌字甚多。段氏校語，今皆采入。段校有未舉證據者，今略爲補充，以便參考。

六、凡張刻本文字確知爲誤字者，卽於字旁用×號標出，別記正字於書上。衍文亦用×號標明，於書上記明某字當刪。其有脫奪宜增補者，卽於脫奪處以、號識之，記當補之字於書上。

七、廣韻中一字有兩音者皆按音分載兩處。但亦有此處注文注明又音而彼處不見其字者，今皆於校勘記中指出。惟廣韻注中所記又音，或因承舊本，或出自宋人增補，聲韻不合在所難免。每有不見於又音所指之韻，而見於鄰近之韻者。但所見是否卽爲所指，尙在疑似之間。今亦指出，以便尋案。

八、廣韻字下注有又音，該字未曾互見者，除上文所言疑似之類不論外，均於缺載處補出，但列於一紐之末。爲免與原書相混，僅記於書上，而補處以△號識之。若當見之處無此一紐者，則記於韻末，以○號識之。如此，廣韻全書所出之字音皆已具備。凡字下注有又音，該字未曾互見，而本書已增補者，均於注文又音旁以✓號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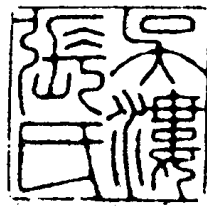
九、廣韻注中所記說文又音某、應劭音某、王肅音某、何承天音某、顏師古又音某等與互注之又音不同，即使未曾互見，亦不增補。

十、傅氏雙鑑樓所藏北宋本廣韻存上平、上、去三卷，校勘記中簡稱北宋本。日本金澤文庫所藏北宋本廣韻五卷，簡稱日本宋本。涵芬樓所藏景宋寫本，簡稱景宋本。四部叢刊覆印宋刊巾

箱本，簡稱巾箱本。黎氏古逸叢書所據之宋本（即黎氏校札中所稱宋本），今稱黎氏所據本。黎氏古逸叢書本，簡稱黎本。曹氏棟亭五種本，簡稱棟亭本。黎氏古逸叢書覆元泰定刊本，簡稱元泰定本。顧翻明經廠本，簡稱明本。



張氏重刊



宋本廣韻

澤存堂藏板



重刊廣韻序

聲韻之學盛于六代周顥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納言爲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併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炊于問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于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顛倒倫次審其音而紊其序逮洪武正韻出脣齒之不分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

顥後張氏後
劉改作捨

人皆有之矣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鏤板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消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士俊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鈔本證以藏書家所傳抄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力之勤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康熙四十有三年六月秀水朱彝尊書